

绿斗篷

[英] 约翰·巴肯◎著

王国平◎译

Greenmantle



新华出版社

绿斗篷

[英] 约翰·巴肯◎著

王国平◎译

Greenmantle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斗篷 / (英) 巴肯著; 王国平译. -- 北京: 新

华出版社, 2016.5

书名原文: Greenmantle

ISBN 978-7-5166-2491-3

I. ①绿… II. ①巴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4888号

绿斗篷

作 者: [英]约翰·巴肯

译 者: 王国平

责任编辑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2491-3

定 价: 29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第一章 临危受命

我刚吃完早饭，正往烟斗里装烟丝时，接到了沃尔特·布利万特爵士的电报。卢斯战役结束后，我就来到汉普郡一座叫作福林的乡间别墅里休养身体。桑迪和我一起在养伤，他正在到处找果子酱吃，我扔给他一份蓝条镶边的电报，他发出噓噓的口哨声。

“嗨，迪克，你要去带队伍啦。没准儿可谋得一份参谋职位。你可能当个头儿，尽管要受气，但可以在那个拼命干的团长面前摆摆架子。有空还是想想你之前在那些高官面前费的口舌吧！”

我坐下来沉思了一阵子，“布利万特”这个名字将我带回到一年半前的那个炎热夏天，那时战争尚未发生。尽管我在报纸上获悉过有关他的消息，但是我们再未谋面。那段时间，我是一个指挥官，整天忙于将一群群新兵锤炼成优秀战士，此外，

别无他求。1915年9月25日那天卢斯战役爆发，这一天注定是腥风血雨，永载史册，我带领伦诺克斯高地兵团成功越过敌人的护墙，也许这世上没有人能比我理查德·汉内更加自豪了吧。这场战役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儿戏，此前我们就零星获得一些颇感不祥的信息，但最糟糕的是，战前我曾和沃尔特爵士一起出席过茶话会，这会让他们觉得我和布利万特有交往^①。

自从在电报上看到布利万特名字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信条似乎被彻底改变了。我先前的理想是做一名军队指挥官，盼望着能和德国佬在战场上决一雌雄。但是这封电报让我的思绪突然来了个大转弯：战争并非一定要与敌人短兵相接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它里头的东西多着呢！但是令人费解的是，外交部究竟为何会如此急切地召见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少校呢？

我郑重其事地向桑迪说道，“我就要搭乘十点的火车前往镇上，到时会赶回来吃晚饭。”

桑迪说：“你可试试联系我的裁缝，他做红色肩章很拿手，可以记在我的名下。”我灵感突发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你现在的状态不错嘛，我要是给你打电报，你愿意收拾行装加入我的队伍吗？”

“好嘞，老兄！如果他们给你一支军队，我就与你为伍啦！就这样了，今晚你就大方点，回来的时候从斯威廷带一桶牡蛎吧！”

十一月照样细雨蒙蒙，我行至伦敦抵达温布尔登时，天已

^① 在约翰·巴肯已出版的《三十九级台阶》中，汉内少校就此事有过叙述。

放晴，随后阳光明媚，空气湿润。我实在难以忍受战争期间伦敦的模样，此时的她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街道上到处是身穿制服、佩戴徽章的人群，陡然叫我难以适应。对于战争，人们在街道上比亲临战场感受甚至更复杂，换句话说，人们由于对战争的原因不明就里，反倒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和慌乱，我敢说那再正常不过了。1914年8月英国卷入了战争后，我片刻也没有在家停留，这令我十分沮丧。

我搭乘出租车径直前往外交部。沃尔特爵士并未让我久等。一年半前我们相识，然而当他的秘书带我走进他房间的一刹那，我差点没认出他来。

他魁梧的身板似乎消瘦了不少，宽大的肩膀微微前倾，脸颊失去了往昔的红润，多处呈现赤色斑点，就像一个快窒息的人似的。他头发也变得灰白，稀稀落落地耷拉在太阳穴两边，眼纹因过度操劳越来越深。但是，在我面前，沃尔特爵士的眼神仍然敏锐而友善，下巴依旧突兀且结实。

他叮嘱秘书：“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搅我们。”年轻的男秘书出去后，他径直走向两扇门，将钥匙插进锁眼，把门锁住。

“好了，汉内少校。”他说道，猛地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，“你如何看待当兵打仗、上阵杀敌这回事？”

“打仗这事儿还行，”我答道，“尽管我自己并不情愿参加这样的战争，那是件血腥残酷的事。但是我们已经摸透德国佬的秉性了，坚持就是胜利啦。我还想着一两周后重返前线去呢。”

“你想去带队上战场吗？”他似乎完全了解我的一举一动，紧紧追问。

“我确信自己遇到了好机会。打仗可不是为了谋取名誉。我会尽力，但希望战争早点结束，回来时自己毫发无损，安然无恙。”

沃尔特爵士大笑了起来。“你这样委屈自己呀！去孤独树那儿的瞭望台站岗怎么样？那时你就会将自己的一切抛之脑后了。”

我的脸霎时通红，说道：“您开玩笑吧！我不知道谁跟您讲过，我讨厌这项工作，但是我必须采取措施阻止我的部下痴迷于荣耀，他们可都是一些年轻的好战狂人呢。如果我叫他们去，他们都会卑躬屈膝地在上帝那里自找麻烦哩。”

沃尔特爵士咧着嘴笑个不停。

“我对你的谨小慎微没有任何疑虑。你有自己处事的原则和分寸，不然，上次我们在黑石相聚时你就被认出来啦。对你的勇气，我也没有丝毫顾虑。我担心的是，你的审慎能否在与敌人的较量中有效发挥。”

“陆军部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吗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
“他们非常满意，还提议给你军队指挥权。目前，如果你能随时逃脱流弹，毫无疑问，你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准将。这场精彩绝伦的战争，属于你们年轻气盛而又富有智慧的人的。但是……汉内，我猜你打仗是为国效力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我回答道。“打仗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衣食无忧。”

他看了看我那条受伤的腿，医生曾经从中取出过弹片，随后诡异地笑了笑，问道：“现在完全康复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这条腿现在像粗皮鞭一样结实，我靠打球恢复体力，能吃能睡，精力旺盛得像中学生似的。”

他起身背朝火炉站着，心不在焉地凝视着窗外荒凉的公园。

“这项任务伟大而光荣，毋庸置疑，你就是我要找的最合适的人。但是现在战士们都必须达到平均标准，而不是个别人优秀。所以也不乏其他人选。这项任务就像一台巨型机器，所有的人员好比零部件，都得按照规矩行动。汉内，你不是因为饭碗而参战，而是为了拯救你的国家，如果不让你只身带兵打仗，而是让你换种途径给予英国更多帮助呢？这次任务不是在办公室里谈论战争，也不像你在卢斯战役中与敌人厮杀，它再平常不过了。你不畏艰险是吧？喔，在这项任务中，你不用和敌人短兵相接，而是单独行动。你喜欢挑战复杂问题吗？那正好，我能将你派上用场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此时我的内心惴惴不安，沃尔特爵士不是一个胡乱点将的人，他这样发问，肯定有自己的想法。

“我是一名军人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军人就得服从命令。”

“这倒是。但是，我要你完成的任务，是一个普通军人始料未及的。如果你拒绝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你行动起来要和我一样——神智清醒，头脑冷静。我不会强迫你，不过要是你愿意去执行，我甚至不会瞎指挥，而是立马让你放手干，并祝你和你的队伍行好运。我不想糊弄忠心爱国的战士。”

这席话点燃了我的斗志，鼓起了我的勇气。

“先生，我不会溜之大吉的。放心，您尽管吩咐。”

沃尔特爵士走到一个文件柜前，用钥匙打开锁，从抽屉里头取出一片纸，它看起来像半张很平常的便条。

“我估计，”他说道，“这次任务，不会要你跑到东线战场去。”

“先生，没有关系，”我回答道，“只要不遇上东非的枪林弹雨，到哪都行！”

“你有机会获悉那里目前的战事状况吗？”

“自从住院后，我就按时看报。我在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朋友，非常想知道加利波利和萨洛尼卡近况如何。据我所知，埃及很安全。”

“给我十分钟，我会把报纸上没有报道的消息告诉你。”

沃尔特爵士重新躺回扶手椅上，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开始跟我讲。他的叙述栩栩如生，情节完整，十分精彩，看来我对战事知之甚少。他告诉我土耳其士兵怎样撤离铁路线以及撤离的原因和时间。我得知，土耳其因为英军夺取了其装甲舰而黯然伤神，还知道德国戈本号战舰的参战，造成了恐慌和混乱，还听说了恩维尔·帕夏和他领导的委员会，以及该委员会是如何掌控原来的土耳其帝国。讲了一会儿，他就开始问我。

“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，你会问我一个波兰的冒险家，一群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是怎样控制这场傲慢的战争进程。通常人们会说，这是德国用钞票和武器支撑的。然而你会继续追问，土耳其有自己主流宗教力量作后盾，伊斯兰教的影响微不足道。纵使德皇自称为哈吉·穆罕默德·吉列姆，宣布发动圣战，妄

言霍亨索伦王室是穆罕默德的后裔，然而这事看来是悄无声息了。人们又会说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日渐萎靡衰颓，德国军火制造商克虏伯的真枪实炮才是战场上的新霸主。然而我拿不准，也不相信伊斯兰教的势力正在衰落。”

“换个角度思考一下，”他继续说道。“如果仅仅是恩维尔和德国蓄意将土耳其拖向欧洲战场，土耳其才不会在乎，我们期望能找到听话的正规军，之后顺利到达君士坦丁堡。但是那些伊斯兰教的地方可能会有麻烦，我们得时刻警惕着。叙利亚军队和迈赫迪部落为战争而疯狂，塞努西教团已经参与进来，我们颇为失望。位于波斯的群众将濒临险境。干燥的风吹过东方，烤焦的草地一点即燃。这阵风正吹向印度边界，你想想，它从哪儿刮来的？”

沃尔特爵士嗓音变得低沉，话语清晰缓慢，因此我能听见雨水从窗檐边滴答流下的声音，也能听见远处白厅街上出租车的喇叭声响。

“汉内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”他又发问了。

“看来我们低估了伊斯兰组织在这场战役中的分量。”我答道，“我想唯有宗教才能够修复这个散乱的帝国了。”

“没错，”他应和道。“应该是这样。老伯爵德·戈尔茨预料过会发生这场圣战，我们曾经嘲笑他杞人忧天。但我相信那个戴着眼镜的愚蠢老人所言成真。圣战确实要打了，问题是怎么打？”

“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就被绞死，”我说道，“但我肯定，仅靠一群戴着尖顶头盔的德国军官是打不起仗的；没有克虏伯

的枪支弹药，仅凭一群军官和一艘巡航舰，要想发动圣战谈何容易喔！”

“完全同意。尽管我们自认为聪明，可他们也不是傻子。假定他们受到神的惩罚，比如某个圣物、某部经书、某条教理或来自荒漠地区的某个新先知，或者类似某些东西，给整个邪恶的日耳曼战争指挥蒙上一股巨大魔力，从而摧毁拜占庭帝国，击溃维也纳的城墙。假定约柜^①会使偏远地区的农民为天堂之梦而发狂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小兄弟？”

“那里的魔鬼很快就会跑出来撒野肆虐了。”

“罪恶像长了翅膀似地蔓延。记住，波斯过境后便是印度。”

“您继续假设吧。您知道多少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皮毛而已，我只是略知一二。但是事实胜于雄辩，我到处都有耳目——南俄罗斯的小贩，阿富汗的马商，土库曼的批发商，通往麦加的朝圣者，北非的酋长，黑海沿岸船上的水手，穿羊皮制衣的蒙古人，印度教的苦行僧，波斯湾的希腊商人以及那些擅长密电而又有身份的领事们。他们都在讲述着相同的故事。东方正面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它或许早已安排好了，来自西方的某个明星，某则预言或某个小饰品。德国人知道，正是那张卡片，他们让世人震惊。”

“您就是要我去查明这里头的奥秘吗？”

沃尔特爵士用力地点了点头。“此项任务让人疯狂，完成起来十分困难。”

①《圣经》中与神同在的象征物。

“沃尔特爵士，请您告诉我一件事，”我说道，“我知道，现在时兴把一个有特长的人安排到他并不擅长的岗位，是吗？我对纳米比亚的达马拉兰地区烂熟于心，无须装扮成博塔将军的部下。就像我向上级所请求的，我会留在汉普郡，直到德国和西南非洲的战争结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可以乔装成阿拉伯人蒙混过关，但是你觉得他们会送他去东方吗？他被留在我的军队里——我很幸运，此人曾经在卢斯战役中救过我。我晓得这种常用的方法，但我们是不是扯得太远了点？在东方常待的人成千上万，他们就是为此工作而生的，训练有素，会讲任何语言。在我的生活中，除了看见一个小伙子在南非金伯利城表演摔跤秀之外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土耳其人。先生，看来您选择了这世上最平庸无能的人。”

“汉内，你是一个采矿工程师，”沃尔特爵士说道。“假使你要一个人去巴罗策兰省勘探黄金，你自然会找个熟悉那个地方、了解那儿的居民、懂得那儿方言的某个人。但是，首先他得善于发现黄金，精通勘探业务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在这个人就近在眼前了。我相信你会很快地找出敌人竭力隐藏的秘密，你足智多谋，沉着勇敢，这也是我乐意向你抛出橄榄枝的原因，另外……”

他在墙上展开了一幅很大的欧洲地图。

“我不能告诉你秘密在哪儿，但是我能告知你在哪儿查探。你可别找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东部去了——还没有到那儿呢。秘密仍然藏在欧洲，可能会在君士坦丁堡，或是色雷斯，也有可能还在更远处的西部。但是秘密一直在向东部行进。你要是来

得及，就将它拦截在君士坦丁堡。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。德国的相关人员也知道这个秘密。你得在欧洲找到它——目前是这样的。”

“再告诉我一些吧，”我请求道。“您既未告知我细节，也没有什么指示。很显然，一旦我陷入不测，将会孤立无援。”

他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在外可以不受军令的束缚。”

“您就让我自由行动吧。”

“当然，你可以携带任何现金，随时得到援助。你还能自行拟定作战方案，随意去你觉得有线索的任何地方。我们对你不做其他要求。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您说这个秘密重要，告诉我它有多么重要。”

“生死攸关啊！”沃尔特爵士严肃地说道。“我不能说得太重，但也不能太轻。一旦我们获悉了这个危险，我们就要面对它。假如我们毫无察觉，它就会在背后暗中进行，到时一切就晚了。胜负肯定会在欧洲战场上——一见分晓。没错，要是东方也打起来，我们得从欧洲战场分散精力，武力就会被削弱。汉内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”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窗边。此刻的我倍受人生中的煎熬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感到十分快乐；更高兴的是，能同那些兄弟们并肩作战。被派到敌军腹地寻找线索，我很清楚我不适合那个地方——日夜孤独，神经紧张，死神像大袍子一样笼罩着我。窗外天气萧瑟，我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只身赴险，对于有血有肉的人来说显得冷酷无情。但是，沃尔特爵士已经说过事关生死，

我也告诉过他，自己愿意为国奔波卖命。即使他没有给我下达命令，我能不执行吗？——更何况他的级别比我高。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能耐，但是聪慧胜我的人却觉得我有两下子，或者觉得至少我能抓住机会拼搏一把。我很清楚，如果拒绝他，那么我就再也无法安心地活下去了。沃尔特爵士觉得这项任务近乎疯狂，他自己都无法承受了。

一个人如何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？我发誓，刚开始我打算拒绝，可之后我说的是“我愿意”，因为我想破釜沉舟，拼一把。我的声音听来像是要崩裂了，慢慢地消失在远方。

沃尔特爵士和我握了握手，眼睛微微地眨了眨。

“我可能会把你送到死神身边，汉内——天哪，这真是一项该死的任务！——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会懊悔死的，但是你决不能后悔。不要惧怕，既然已经选择了最艰难的路，相信它会径直到达顶峰，走向成功。”

他递给我那半张便条纸，上面写了三个单词——“Kasredin”、“cancer”和“v. l.”。

“这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了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无法解释它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。我们的密探长年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执行任务——多数是印度军队里的年轻军官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经常会有人消失，随后巴格达的下水道里就会流出他们的尸体。他们获取了很多情报，觉得牺牲自己很有价值。据他们所说，西方正在采取某个行动，但没有具体信息。只有一位——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个，曾经在摩苏尔和波斯边境乔装成骡夫工作，后来又向南前往巴赫蒂亚里丘陵地带开展工作。

他找到了一些情报，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并被监视。三个月前，就在他要抵达库特时，他前额挨了一刀，身上带着十个弹孔，踉踉跄跄地跌进了德拉曼军营。他咕噜着自己的名字，含含糊糊地说，西方在酝酿着某个秘密计划。之后，他再没有吐出半点消息。不到十分钟，他就丢了性命。人们在他身上搜到这张纸条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还叫喊着‘Kasredin’，这个词肯定与要找的情报有关，现在你去查明一下，看它有何含义。”

我折好纸条，将它夹在笔记簿里。

“这家伙真是个好汉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道。

沃尔特爵士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看着窗外，最后说道：“他，叫哈利·布利万特，是我的儿子。愿上帝让他那勇敢的灵魂得以安息！”

第二章 三人秘密行

我给桑迪发了份电报，催他坐下午两点一刻的火车，我们约好在我的公寓会面。

“我选好了一名搭档。”我说道。

“比利·阿巴斯诺特的儿子吗？他父亲和我在哈罗一道干过。我认识这个年轻人，身材高挑，脸颊清瘦，颧骨突兀，长着一双褐色眼睛。比利过去常带他去钓鱼，我也听说过他的一些往事。与他共事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他曾骑马穿过野门，对白人来说，没有人敢尝试过。阿拉伯人觉得他是个十足的疯子，纷纷给他放行，因为他们相信，真主安拉会严惩他，不需要他们费神。这个人和阿尔巴尼亚的强盗个个都称兄道弟。此外，他过去经常参与土耳其的政治活动，还享有盛名。有些英国人曾一度向老艾哈迈迪·舍巴特抱怨西欧精明的政客凤毛麟角，艾哈迈迪打断他们，‘你们没听过大名鼎鼎的阿巴斯诺特先生吗？’你说他人在你军队，我倒好奇他怎么出色，我们也在

找他，但是他没有留下联系地址。卢多维克·阿巴斯诺特——没错，就是他。新军军衔等级严格，差点把他给埋没了？看来我们得快点把他找出来！”

“我晓得他在东方名声大噪，可我并不觉得他像你说的那么张扬。桑迪他不是那种自吹自擂的家伙。”

“是的，他不是，”沃尔特爵士说道。“与东方人比起来，他显得还要含蓄些。假如你愿意，我给你安排另外一名伙伴。”

沃尔特爵士看了看表，继续道：“五分钟之后，你坐出租车到萨沃依烤肉店，穿过河滨路，左转后你就会看见一个凉亭，亭子右边有张桌子，桌前坐着一位大块头的美国人。他遭人跟踪，所以他自己单独坐一桌。你过去坐在他旁边，告诉他是我叫你来的。他的全名是约翰·斯坎特伯里·布伦基伦，出生长大都在印第安纳州，现在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人。请把这个纸袋装进口袋，等你和他谈完话之后再看里面的内容。我希望你自行判断布伦基伦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走出外交部大门时，我就像一个离开宝座的外交官，焦头烂额，心神不定。我从未感到这样沮丧。事实上，一开始我就慌乱不堪。我曾经自认为和常人一样勇敢，但那仅仅是勇气而已，有勇气的人随处可见，我的勇气一点也不比人多。就让我匍匐在壕沟里吧，我和大多数战士一样，能忍受任何枪林弹雨。请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的热血沸腾着呢。我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，因为我无法摆脱那萦绕于心间的魑魅，也许它是我前途生死未卜的一个预测。

我估计，过一两周，我就会命丧黄泉，作为一个间谍惨遭